

三伏天已过三分之二，进入末伏。母亲说“热在三伏”，是很久以前的事了。现在我知道三伏分初伏、中伏和末伏，是一年中最热的时候，也知道“伏”为阴气受阳气所迫藏伏地下。它的气候特点是气温高、气压低、湿度大、风速小，它的日期是由节气和干支纪日日期相配合来决定的……

我的出生地在中山大道的四唯路，也是后来的后来才知道，曾经徜徉无数的中山大道是百年老街，它承载着大武汉的辉煌历史，寄托着大武汉复兴之梦。中山大道上的一元路、二唯路、三阳路、四唯路、五福路、六合路……每个地名都与中华传统文化相关——“一元”有“一元复始，万象更新”之意，二唯

为“日月照耀”，“三阳”因“三阳开泰”得名，“四唯”原为“四维”，有着“礼义廉耻，国之四维”之意……

人生长河中，认知的旅程如同一场深刻的哲学探索，从童年的懵懂无知，到青春的热烈追求，再到成年后的深邃洞察，每一步都烙刻着时间的印记，也映射出心灵的变迁。这是一场关于自我发现、世界理解以及存在意义的无尽追寻。

作家别鸣在少年懵懂中探访了屈原故里，他不解为什么难得一场毕业告别游要跋山涉水去“谁准进的故里”，也许，我们可以通过他个人经历的白描与不断探索历史发现，及对文化传承深刻感悟的交织中找到答案。（周璐）

主编：周璐 美编：陈昌 版式：邱巍 责校：刘明

竹林的故事

□胡竹峰

想重读《竹林的故事》，找不到那本书了。去年整理书架还看到过，这回不见了，书报太多太乱。记得初读废名《竹林的故事》。旧杂志发黄，翻开书页，依稀往日味道。是夏天的事，放牛的老者回来了，走在埂上，人与牛的影子倒映在池塘里，西天上了晚霞。土砖瓦房，屋檐下堆着柴火，门楣是一长条青石，暮色与竹韵一起，一个小男孩在门楣上坐着，小男孩是我。门前树影婆娑，树林外的竹窠蚊蝇乱飞。

出城一条河，过河西走，坝脚下有一簇竹林，竹林里露出一重茅屋，茅屋两边都是菜园，十二年前，它们的主人是一个很和气的汉子，大家叫他老程。废名落笔不事雕饰，平淡而真实，读出生之种种，沉痛处让人惊心。

我的记忆有竹林的味道。我的记忆有竹林的颜色。我的记忆有竹林的故事。

对于竹有偏爱。大凡人喜欢一件物什，总有理由，像陶渊明“秋菊有佳色，裛露掇其英”之类。我的爱竹，大概是天性吧，实在说不出什么道理来。行经竹林，听见竹声飒飒，两眼绿意盈盈，就欣喜得忘乎所以了。苍梧山现名九巛山，那年自山下经过，午饭吃到了山上的竹笋。不知道是不是湘妃竹之笋，怕是焚煮煮鹤了。洞庭湖君山岛上有湘妃祠，更多湘妃竹，竹木幽幽，有清凉气，又有古旧味道。自竹林下走过，心情常常飘忽。

竹器好，竹画更好。竹画难画，难在脱俗。元人李衍认为画竹重要的还是枝叶姿态一笔笔生意，一面面得自然。说是四面团栾，枝叶活动，方为成竹。一笔笔生意一面面自然是大境界，得生意者失了自然，得自然者常常失了生意。

李衍可谓竹的知音，一生爱竹画竹写竹，他的《竹谱详论》我翻得烂熟。说竹生于石，则躯体坚而瘦硬，枝叶枯焦，如古烈士；生于水边的竹子性柔而婉顺，枝叶疏朗，是谦恭君子；生于土石之间的竹子，不燥不润，根干劲圆，枝叶叶茂，如卓尔有立的仁志之士。徽州山坡上满满都是毛竹。马头墙外的乱石区，中立三五根竹子，比坡上的竹瘦一点，有倔气有傲气。水边的竹子见得更多，老家水域河流池塘密布，有竹终年长在水边，湿气太重，竹叶细而零落，远看隐然是儒士布衣。土石之间的竹长势喜人，达五六丈之高，真个精神抖擞。

风雪雷电，有些树每每抵不住，或折枝或断根，竹却决然不惧，故先贤常以其拟人。元人画竹之风盛行，到底心绪难平，借此寄情言志，幽胸中闷气，追慕汉风。李衍之后，元竹者当数郑板桥。郑板桥以书画名，也工诗，仕途失意，难免伤时感事，心情低沉。幸好下苦养心，以艺遣志，以艺通神，笔下韵文音节始终谐美自喜，浓郁的心情于是坦荡正大通透，所谓“千磨万击还坚劲，任尔东西南北风”。郑板桥书画诗文书画，不事不北，不失本色，深知竹子性格，才写得这样深切周至的颂词。

郑板桥一生以竹为伴，他家两间房屋的南面种有竹，新篁初放，绿荫照人。夏天，置小榻其中看书看竹，清凉自适。秋冬之际，破竹为窗棂，用匀薄的白纸上糊，风和日暖，冻蝇触窗，咚咚作响，片片竹影映在窗纸上，宛如天然竹画。故笔下竹没有师承，多得于纸画、粉壁、日光、月影中，为竹写神，以竹写生。瘦劲孤高，是竹的精神；豪迈凌云，是竹的性灵。郑板桥一纸墨色，写尽了竹韵。文字也如书画，可以师承先贤，也不必师承。一生对照四季，找出春色，找出夏热，找出秋意，找出冬景，逐一消磨，可知艺无涯也。

去年山乡小住，农家小院一丛竹，上绕藤萝，结了三五只苦瓜，恨不得有郑板桥为之写生耳。后来到底请友人画了一幅水墨，一竹、两竹，题“事事如意”四字。又自作题跋：斜风生白露，轩冕浮松阴。心念一竿竹，此物最知情。（胡竹峰：安徽省作家协会副主席。出版有《惜字亭下》《雪下了一夜》《南游记》等作品集三十余种。曾获茅盾文学奖、孙犁文学奖、双年奖、丁玲文学奖、冰心散文奖、丰子恺散文奖等多种奖项。）

竹器好，竹画更好。竹画难画，难在脱俗。元人李衍认为画竹重要的还是枝叶姿态一笔笔生意，一面面得自然。说是四面团栾，枝叶活动，方为成竹。一笔笔生意一面面自然是大境界，得生意者失了自然，得自然者常常失了生意。

到了夏天，人总贪睡竹床，清凉凉的，很舒服。到了晚上，家家户户搬出竹床，在星空下露地乘凉。故乡人家竹器繁多，竹床外，还有拐杖、扁担、筷子、衣竿、种种竹篾编成的箩、筐、盒、席、椅。春天时候，打来的野菜放在一个竹篮里，一种长方形的竹篮，叫作黄米箩。乡间小姑娘一手挎着黄米箩，一边捡拾着什么，有劳作之美也有艺术之美。乡农惜物，不少人家的竹器有些年头，触手世故而又温厚丰润。竹色像鸡蛋壳，薄薄一层暗黄是岁月走过的光亮。

竹器的使用，可远溯至上古。操作之什，起居之器，争战之备，不少即为竹子做成。古时削竹为筒，为书写轻便和防蛀虫，要将青竹火烤杀青，竹中水分如汗渗出，故又叫汗青，所谓丹心汗青。

民间有这样的话：虚心竹有低头叶，傲骨梅无仰面花。这是体察物性后所赋予的一种人格，君子如玉，君子如竹。竹之性，一直，二节，

在世间终会相认

□别鸣

别鸣，现居湖北武汉，中国作协会员，小说载于《花城》《作家》《大家》《小说界》《长江文艺》《芳草》等，曾入选2023收获文学榜、2023年中国中短篇小说排行榜。

少女玛丽·罗尔从六岁时失明，眼前自此一片漆黑，但她依然能够认识这个世界。玛丽·罗尔回到家乡，她的父亲用木工制作整个小镇平面模型，让她用手触摸熟悉每一个街巷、每一个转角，从而能够出门行走，与家乡相认；同时，玛丽·罗尔通过收听无线广播，理解土地的日常、天空的飞翔和宇宙的无穷，通过听觉与教授相认，与祖母相认，与世间相认。

“睁开你的双眼，在它们永远地闭上之前，尽可能地去看。”这是长篇小说《所有我们看不见的光》的主要叙述内容。这部小说的作者安东尼·多尔，是我近五年来一直关注的当代小说家。之所以关注他，是因为五年前我偶然读到他的短篇小说《113村》。我大概了解，安东尼·多尔应该没有来过中国，更不可能来过长江上游。可是在《113村》里，他写了我的故乡长江三峡的故事，这让我大为震惊。

我作为长江三峡移民的后代，老家矿区早就淹没在水下175米的深处，总是感觉自己没有故乡，是四处浪荡的游魂。近些年，我一直不愿回家乡，因为记忆留在水面之下，而岸上已发生天翻地覆的变化，找不回过去的踪影。所以，对于三峡的故土记忆，似乎被我的父辈，以及我的孩子几近遗忘。

安东尼·多尔写道：记忆是什么？它是如何决定我们是谁的？每个小时都有不计其数的记忆在世界各地消失，而与此同时，孩子们正四处探索，审视在他们看来全新的领域。他们将黑暗向后推去，在身后撒播记忆。通过这种方式，世界得以重塑。

当我发现，在地球的另一端，在远隔重洋的另一头，居然有人在代替我书写记忆。安东尼·多尔对我真是莫大的冒犯！

那时，江河尚未上升，我们临溪而居。

我对三峡故土的记忆，停留在中学时代。我从中考之后，长时间离家求学，再回去就断断续续，最终随着父母搬迁离开，与家乡失去了联系。我当时上学的校园，位于毗邻香溪的山麓，是方圆近三十公里唯一的初级中学，全校师生多熊姓、屈姓。几乎所有学生都住读，长年累月和老师一起，被圈养在四栋小楼，一块灰土操场，周围被茂密的柑桔林覆盖，只留一条笔直的五百级石梯，直抵溪水之畔。

春至，柑桔林遍开白瓣黄蕊小花，馨香弥漫教室；入夏，校园周遭郁郁葱葱，满目苍绿树影；秋收，果实灿灿压枝，乡亲们忙着采摘果实；冬寒，白雪皑皑裹覆视树，北风呼啸冻手足。我们对这四季田园景象却熟视无睹，那是校园里的童年时代，男生大多叛逆好胜。夏秋之交，男同学成群结队翻墙偷摘柑橘为乐，被守田橘农持锄追赶，青涩柑橘散落一路，好不容易再翻回校园，教务办主任手持名册等待在侧，一一拿住，在操场挨个背诵《橘颂》过关，方能回寝室睡觉。

等到中考结束之日，班主任兼教语文的屈老师宣布，经过厨房财务核算，班上同学所交伙食费，尚有一笔结余款，分给每位同学也就两三元不等，不如集中在一起，大家来一趟毕业告别游，顺便上馆子打牙祭。次日上午，我们欢呼雀跃一路紧跟屈老师，徒步走了近一节课时间，才看到一处弯弯吊桥，横跨香溪

河上。骄阳似火，我们汗流浹背，步履沉重，我不断问屈老师：还有多远，目的地在哪里？屈老师微笑作答，不远不远，就在前面，一起去拜先贤。追迹笑闹过桥，路遇一穿洗脱色蓝中山装的老农，牵头牛一动不动，等我们快走时，他面色赤红唤道，学生娃你们都会写字，帮我给镇里写份状子嘛！我们不敢停留，直往前赶路。山涧淙淙，两边崖峰壁立，遮住炎炎夏日，阴凉气逼人，我们都浑身激灵，屈老师只管在前领诵课文：缘溪行，忘路之远近，忽逢桃花林，夹岸数百步，中无杂树，芳草鲜美，落英缤纷……我们已步行近两个小时，脚板磨起泡，互相搀扶，蹒跚而行。我的屈姓同桌开口说，穿过这七里峡，能到我家祠堂。我们更觉得上当受骗，难得一场毕业告别游，去你屈家祠堂作甚？峡谷愈行愈深，想走回头路已来不及，当我们筋疲力尽时，山势豁然开朗，眼前出现圈椅状山坳，中间是一大块坪地，绿树葱茏，庄稼遍地，我们大呼小叫已饿得前胸贴后背，看见路边有家农家小餐馆，赶紧冲进去点菜吃饭，谁也没认真听屈老师在说，这就是乐平里，是谁谁谁的故里。

野菜炒鸡蛋，清炒红苋菜，腊肉炖粉条，油辣子煎豆腐，我们扫光了两大桶桶谷面蒸饭，男生吃得个个肚圆，才想起到这里应该如何游览。午后时分，我们匆匆忙忙爬上旁边小山冈，进到一间小庙，里面有一尊古代石雕，屈老师请出当地一位红光满面的中年人，用方言高声朗诵诗歌，正逢我们饭后犯困，个个东倒西歪，昏昏欲睡。下了山冈，有牛耕地，路人介绍此地耕牛知书达理，不用鼻绳，听话而行，我们反正不信，只管往前。前面有一小山洞，洞口披挂，有鞭炮残渣，说是叫读书洞，在此拜过的学生，必定考场大捷，我们刚考罢中考，拜已来不及，叨扰一番，一哄而散。后来，大家大半时间躺在树荫下酣睡，直到屈老师再催促，我们又列队踏上返回路途，累得唉声叹气，个个觉得上当。

等到出了七里峡，吊桥在望，明月升空，满溪清辉，遥遥看见那牵牛老农依然立在路边，见我们经过时又唤道，学生娃帮我给镇里写份状子嘛！他满脸褶皱，眼角有湿痕，大概等了整日，颤颤巍巍行不快。牵牛老农引我到路边一大岩洞前，说请我写份状子交代镇上，要保护这个洞。我往洞里瞧，黑漆漆一片，洞口被人刷了猪圈，两头黑瘦小猪冲我直叫。我问老农岩洞需保护的理，他说这里曾经藏满书籍，战乱时保护了文化。我问谁在这里藏书，他说上面来的，省城来的人。我眼见他手脚打颤，言语含糊，就问他读过书么？认识字么？老农答他不识字，文盲一个，但是这里真藏过书。我心里更加不信，眼见同学队伍已过吊桥，渐行渐远，忽然莫名恐惧，拔腿就跑。

气喘吁吁追上队伍，我隐约听见屈老师在前面大声喊，同学们你们一辈子都不要忘记，我们今天去了屈原故里。我大感惊诧，连问身边同学，老师在说谁？同学答，屈原啊，就是教室里贴墙上那画里老头。我一路沉默，越想越不信：就我们这穷乡僻壤，会出过屈原这个历史人物？连绵大山遮天蔽日，他当年如何读书如何写诗，如何走出这望不到头的群山？

十多年前，我沿江驾车漫游时，不经意间也曾路过我那沉入水下的家乡。我往碧如蓝的水面看了看，无法穿透深水处，更不能分开水面，只能抬头望天，止不住热泪时，就对同车者谎称，被阳光刺花了眼。往前开几分钟，我又望见了南岸七里峡口，吊桥踪影全无，那牵牛老农心心念念的藏书岩洞，已淹没水下，不留痕迹。车再往前半个多小时，就到长江三峡西陵峡口，大江安澜，水波不兴，香溪镇依山靠岸，我曾经在此地供销社买过整套暗红封面的《红楼梦》。后来，有老同学在微信群里说，过去的初中校园

已拆除大半，独留一栋灰楼在山脊，有退休老师在此居住，同学远远看见有白发老人穿旧背心，蹲坐阳台板凳，端搪瓷碗吃饭，于是一喊：“屈老师好！”那老人好一会才答话：“我是姓屈，也确实很老了，但已不当老师很多年。”同学说：“我是您当年教过的学生。”屈老师说：“我教了太多学生，你们过得好好就好，不用来看我这个糟老头哦。”然后继续佝偻身躯，埋头扒饭，再不理会。

五年前，我偶然读到短篇小说《113村》。我想，如今的我大概就像安东尼·多尔笔下的盲少女玛丽·罗尔，我可能再也无法看见我曾经的家乡，需要打开自己的视觉、听觉、触觉，来弥补无法亲眼目睹的遗憾。在当年所读初中附近的乐平里，2300年前的屈原是如何走出了茫茫大山？在那消失的弯弯吊桥一侧，那牵牛老农再三请求写状保护的大岩洞到底藏过什么书？

在我如今所居住生活的江城武汉，我请教过社科学者、考古专家，我前往图书馆查阅大量文史资料。或者正如小说《所有我们看不见的光》所写：“睁开你的双眼，在它们永远地闭上之前，尽可能地去看。”只有如此，方能与家乡再度相认——

屈原《离骚》首句：“帝高阳之苗裔兮，朕皇考曰伯庸。”南宋朱熹《楚辞集注》云：“高阳，颛顼之后，有熊绎者，事周成王，封楚子，居丹阳。”《晋书·地理志》：“秭归，古称楚国。”晋袁山松《宜都山川记》：“秭归，盖楚子熊绎之始国而屈原之故里也。”南北朝时郦道元《水经注》所载更详：“（江南小城）北对丹阳城。城据山跨阜，周八里二百八十步，东北两面，悉临绝涧，西带亭下溪，南枕大江，险峭壁立，信天固也。楚子熊绎始封丹阳之所都也……又楚之先王陵墓在其间，盖为征矣。”1981年4月至5月，湖北省博物馆对香溪镇境内袁家坡村的鲢鱼山古楚文化遗址进行调查，掘得陶器有细密绳纹、S形纹、圆形印纹、弦纹等楚陶纹饰特点，还有数片方凿卜骨，证明此地系楚之古地。

原来，熊屈皆为楚之大姓，在我获得《红楼梦》阅读初体验的香溪镇附近鲢鱼山，很可能就是3000年前周始封楚子国所在地。我的家乡在屈原所处的时代，并非穷乡僻壤，而是楚国的首都大邑之一！

1938年，日寇侵华战火烧到湖北境内，武汉屡遭敌机轰炸。当年6月30日，湖北省图书馆西迁，馆藏古籍和中外文书98000余册清理打包，装入173个大大木箱，包括馆藏文献及相关物约36吨，搭上最后一艘西迁轮船运抵宜昌。由于宜昌也遭敌机轰炸，11月所有书籍和片又由民生公司派出小木船运至西陵峡新滩。1939年3月17日，春江水涨之时，数艘“桡摆子”（我家一种小木船）一线穿长江，载上新滩这173箱古籍，溯江而上，进香溪河，悄然运送60里，至兴山，秭归交界处游家河岸边岩洞隐蔽。过此岩洞，再往深山步行数里，就是屈原故里——乐平里。

原来，那牵牛老农再三请求写状保护的大岩洞，在战火纷飞之时，真的延续了荆楚文脉，保存过包括明刻本《宋元通鉴》、明抄本《鹿门先生批点汉书》《登坛必究》等绝世珍籍在内的近十万册书！

屈原《九章》云：鸟反反故乡兮，狐死必首丘。如今回想起，在我自以为与沉入水下的家乡不再相及的这些年，其实种种牵绊如草蛇灰线、马迹蛛丝，隐于不言，细入无间。

2010年4月2日，我曾与成百上千村民一起，给归州古屈原祠“三闾大夫”铜塑披上红绸，一路陪护恭送，乔迁至三峡大坝前的凤凰山新建屈原祠安奉，这是三峡库区文物搬迁的收官之作。

2014年4月至6月，湖北省图书馆将46万余册古籍文献从武汉蛇山之麓旧址，迁至沙洲之滨的新馆，我与图书馆工作人员一起，押运最后一车文献搬迁，见证了这一湖北历史上规模最大的古籍搬迁工程完成。

承载乡情，终会被唤醒，从而在世间相认。